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〇一・集部・別集類

藏山閣集二十卷（詩存十四卷、文存六卷） 田間尺牘四卷（田間尺牘卷一至卷四）

〔清〕錢澄之撰

田間文集三十卷 田間詩集二十八卷 〔清〕錢澄之撰

山遊詩一卷 恒軒詩一卷 〔清〕歸莊撰

歸玄恭遺著一卷詩鈔一卷 〔清〕歸莊撰

二三

五五七

五七三

桐城蕭氏鈔本

田間尺牘

龍潭室主題

龍潭室叢書
之一 戊申
十一月出版

田間尺牘 卷一

田間尺牘卷一

桐城錢秉鐙飲光著

龍潭室主校刊

寄汪辰初

滄桑之後。遲暮之年。我兩人。重得聚。首。世所希有。子美詩。相對如夢。寐。豈足以喻此情。事乎。前秋八月。與徐果亭。聯舟到真州。果亭有事入揚。便欲奉晤。弟附去數行。並大集敘文一篇。小詩二首。想已寄到。今又三載矣。屈指年兄已八十有六。膚色潤澤。神明湛然。是白歲已上人也。弟今年七十五。齒髮益衰。心血全枯。但意興猶在耳。生計困頓。其貧不減年兄。加以兒孫輭弱。合門三十餘口。嗷嗷待哺。於老夫。未能忘情。置之不問。牛馬償何時始了。言之慨歎。偷體中猶健。尙擬作京口之游。便過揚州。重叩丈室。亦未可知。白髮餘年。千里頻往。傳之後人。當是一段佳話也。因宗鶴老便附起居。鶴老司鐸貴池。與弟往來。交好甚密。言及先生。誦服不置。蓋今之古人也。想當晤悉近狀。不多及。

與葉映榴

田間尺牘

卷一

弟以戒得之年。風塵奔走。俗腸攪擾。詩思索然。無怪見大巫而氣盡也。前承虛懷。忘勢邀集。響。想其衰殘。縱其狂談。醉後語。尤頗亦見老夫傾倒於先生者至矣。一時坐上。盡屬同聲。諸君子應有佳篇。以紀盛事。弟亦漫呈口占二章。未經點定。忽失其稿。追思累日。了不記憶。平生疎放。此其慨矣。頃偶得之舍親張別駕署中。欣逢故物。不計其詞之工拙。率爾錄上。惟先生有以教之。直寫情事。聲病甚多。勿以弟老耄而吝指南也。歲晚江寒。難理歸棹。已擬度歲於開遠堂中。不知清宴之暇。尙獲造膝一奉德音否。念之念之。臨楮依依。

與張壽民

玉峯別後。奄忽三載。老臥江邨。莫通問訊。得果亭手札。始知榮任漢陽。矜勝忻慰。此地素號衝繁。人情曠悍。而老年翁一以潔已省事爲治。未期月而仁惠廉幹之聲。洋溢江漢。晤龔道台。稱賞循良。爲全楚第一人。屬在故舊。喜可知也。僕今年七十五矣。窮苦自甘。而爲飢寒債負所驅。遠來託鉢。誠萬不得已也。頃已抵鄂。諸舟楫勞頓。欲得少休息。方能渡江。先此奉謝。不一。

又
陰雨淹時。今晨始睹日色。即擬造謁。惟兩岸泥濘。未能問渡也。四之日。溪被過江。可作數日快聚。得一容膝地。密邇琴堂。以便時時過從。如何。小詩三首呈教。循聲水響。采諸口碑。不敢溢美。而不佞平生之期望。衰暮之鄙私情。見乎辭矣。一笑。一笑。山葵一封。六者一襲。淺淺之誼。皆敝鄉土物。以當千里鵲毛。唯莞存之前命小兒問齋名。作一引首奉贈。未蒙賜教。以意撰數字。未知有當否。特呈覽。即擲下付鐫爲荷。

與某

憶在南宮臥疾時。荷顧我榻前。殷勤慰問。關情骨肉。感哉肺腑。今又十二年矣。先生道履當益佳勝。弟則窮老無狀。乃以飢驅。重過鄂渚。遙望晴川。即擬飛度。握手追歡。先生年踰七十。弟已七十五矣。天涯兄弟。自抗談此樂。何如。舟楫積勞。疲乏已甚。暫爲龔舍親留住。俟少休息。過江訪張明府。當得與先生傾倒十餘年積懷也。

與家紹隆

都門聚首。誼敦同氣。而昆仲以僕馬齒。叨長故國遺民。宗盟之中。彌加殷篤。臨歧珍

田間尺牘 卷一

重感戰不忘。回首十有四年矣。老臥江邨。見聞都廢。晤果亭。始知榮任所在。蜀江萬里。雁字莫逢。枕被之往。付諸西堂之夢而已。昨在龔世兄署中。得親名刺。始知以卓異行取。名在梧垣柏府之班。易勝欣慰。僕今年七十五矣。力疾扶衰。以赴千谷之約。竊不意料於此中。獲逢大弟。喜傷欲狂。先遣小兒渡江。祇謂少訴積懷。如未即長發。正可從容暢叙也。隨楮依戀不一。

與李醒齋 振緒

都門奉別。兩更寒暑。伏惟主眷益隆。譽望益重。天卿累晉。且晚端揆。額手稱慶。不第嗜昔故人也。弟以剡闕之役。去夏即抵吳門。易學。莊屈合話。併拙集文稿。次第梓成。皆祖臺先生汲揚德恩之力也。未梓者。尚有詩稿三十卷。及他藏山稿二十卷。雖幸東海已歸。事不可輟。然卷帙浩汗。合尖之功。終不能無望於知己之助耳。向蒙賜安池函。相見時。極有口惠。竟未邀涓滴之潤。大約晚守鄙吝。有取無與。池守依例以行。以致大虛台意。聞池守向歉然未已。倘更得祖臺數行。申致前說。或可小邀欣助。以了此局。亦祖臺意中未了事也。如何如何。因敝宗姪大鋪入都之便。輒附拙

辭二種。屬真面呈。大儲保故。震遠廣文。錢瑋之子。塲向極堂。青盼。獲疾時。猶荷照拂。合門叩感。既以死職。從祀一贊。如洗。大鋪以筆墨依人。頗有才藻。頃肄業成均。思得叩謁庭塔。望見顏色。惟祖臺念故舊之誼。進而教之。併悉弟近狀也。道遠卷繁。拙刻俟陸續寄上。統惟台教。率附草草。希鑒萬一。

與張敦復

都門別後。裘葛再更。天上故人。音問杳然。到吳門。晤吳天況。言於舊春。蹕次乍見。道體益豐。道念益定。可喜也。司空命下。雖未滿興望。然以六卿晉陟。揆輔。直指。日事耳。部務雖繁。較之內廷。或少餘暇。然仰度高懷。爲東海立翁之勤。劬於綸閣。不若爲健翁之著。作於東山也。時節因緣。自有定分。正未可強耳。弟以刻書之役。久羈吳地。拙集凡六種。卷帙浩繁。梓費莫繼。恐未能告成。亦將冒歸。以其事付之東海一門可也。詩學借重。弁言。蜀漢代爲屬筆。龍施多矣。謹寄呈大教。又拙刻詩稿。尚未有序。欲乞真定公數語。未敢冒昧上懇。先生能爲轉請乎。倘獲所請。即便郵至吳門梓行。如何。至禱。向蒙直定。賜有兩函。皆值去任未投。頃以原函寄上。託爲繳還。爲致感謝。

田間尺牘 卷一

萬萬。偷近地知交。有可與言者。便致數行。以成合尖之功。公之惠也。尚臣兄未另候。向亦承江都一函。併繳上不一。率爾附寄。不莊希鑒。

與家紹隆

憶丙寅之冬。訪舊鄂渚。值行旌正駐漢口。比因衰病畏風。命兒子渡江奉謁。極承家人之誼。進而教之。既面悉種種。兼荷藥物之惠。銘感無已。已卯冬。因姪某公車之役。便赴都下。故人招。自春涉秋。日望車騎。早到。聚首一話。十六年來風雨之思。久之不至。臨發。乃於總憲座中。聞諸越江太史。知已下車。弟未識居停所在。未及竟晤。比向當事掄揚。萬一誠有不容自己者。不足爲左右道也。頃在吳門。較訂拙集。授梓。將及一年。得梧垣之報。喜而欲狂。一時言路。吾宗。賴有三人。既爲朝廷慶。得士亦爲吾宗快。多才也。拙集六種。甫刻其四。卷帙浩繁。資費不貲。正不知告成何日。先以文稿付宗姪大鋪。面呈大教。端亦吾家佳子弟。頗有才筆。依人北上。肄業成均。特屬其叩謁階下。面悉衰痼近狀。惟一切照拂之爲荷。持在同氣。草率不莊。鑒念不一。

與張愷似

都門別後。再易寒暑。天上故人。時勞夢寐。未敢以草茅衰朽自外於氣誼也。此間體中少有所苦。嗣晤寄亭。知已勿藥。欣慰欣慰。老年兄精神才思。爲當今第一人。誠恐用之太過。務期寶蓄收斂。爲斯世珍重也。如何如何。弟以割調之役。久羈吳門。拙集六種。甫刻其四。資費不繼。將欲歇手矣。幸東海公歸。或猶可籌畫以告成也。向承貴房師胡先生賜函。介紹藩台。值其離任未投。謹以原函繳上。藥心荷高誼矣。致謝萬萬。小兒向荷誨愛。每翹首雲霄。輒爲忤舞。舊春曾附一函。道其積悃。未知曾達掌記否。拙集文稿一部。付敝宗姪禹銘。屬爲面呈。刷印既少。携帶甚難。不能全奉。幸鑒之。禹名大錦。吳人。極有才筆。頃依入入都。將肄業成均。唯不吝齒頰爲荷。草附不文。惟宥萬一。

與稽爾遐

留滯吳門。再易寒暑。久疏音問。先生亦不意我尚在此間也。去冬有負會委。代弟受怨。慚仄何如。頃梓事已畢。於六種中。已刻其五。梓費不繼。留茲異日。採幽好事之人。以充秘笈。可也。書既成。客囊且罄。不能印行。千求無路。開口甚難。向承貴邑父母。數

田間尺牘 卷一

四

賜殷勤。雖未沾河潤。然雅意已心悉矣。合尖之功。所需無幾。不得不仰衆擎之一助也。數日內。即擬買舟造訪。極知冰凍難以解贈。惟是無碍之情。不費之惠。有可爲之地者。望先生勸使者多方圖之。弟到即可拜德。不令久羈客舍。則當事之涓滴。皆先生之惠賜也。特在知我。專此奉託。唯豫圖之。月後定可握手。懇切懇切。便附草草希鑒。

與姜在渭

鄂渚一握。未罄離緒。比欲再聆色笑。而鷗首已北渡矣。曷勝惘然。汗漫都門。遂歷一載。甫歸。值令子遠省邦上。附去數行。應已呈覽。僕今年七十九矣。老態日增。餘生可見。老世翁前程方邁。宦轍無涯。後會何期。徒深感歎。以刻書之役。留滯吳門。再易寒暑。所刻田間易學詩學莊屈合話併詩文二集。合得五種。所費不貲。先代許多關係文字。俱未及刻。以後後來開函耳。寄詩文二集。聊致遠懷。政事之暇。或可一娛目。如見故人乎。生平浪迹。半天下。獨未入秦關。尋古人遺蹟。憑吊詠歌。亦詩題中大闕陷事也。今老矣。歎恨如何。涇州守傳達世名登瀛。意氣如雲。酷好文學。與僕舊稱莫逆。

田間尺牘 卷一

今在屬下。知老世翁共事。必有水乳之投。呼應周旋。不待僕之饒舌也。附去一函。少叙闊私。便爲郵致。面時道及拳拳。拙集莫由遠寄。其中舊多酬贈之作。亦爲示知。以見僕之未敢忘也。固原守吳茂孫。同事天末。復聚首燕臺。頗極綢繆。因其宦後邈然。不及通問。相見亦乞致鄙私。終是患難故人。不能去諸懷耳。吳門徐長民。以然諾俠氣。爲仇者所陷。遠戍臨洮。知交爭惜之。蒙執事多所照拂。不啻合門。叩感。亦與僕有交。更乞推分留意焉。今其仲子大純。遠來省親。便附起居。大純字質愚。爲山東姜奉世。如須先生孫婿也。進禮之爲望。草率希鑒不一。

與傅蓬仙

憶壬子初冬。新城逆旅。訪舊墩外。值年台擁膝獨坐。看壁上所懸詩。是拙句也。弟推扉而入。一見驚喜。如在夢寐。暨床絮語。晚食始回。一時情事。至今念之。不能忘也。乙卯季春。有大梁之遊。甫至繁臺。聞台駕去汴。未及旬日。舍親方邵村言。相見時。輒口弟不置。以我之念。君固知君之必念我耳。差之旬時。失之良晤。曷勝歎惋。丁戌之閒。都下故人。謀爲拙集。授梓。邀致北上。歷年始歸。隨到吳門。有事割闕。生平著作。刻其

田間尺牘 卷一

五

三分之一。資斧不繼。暫爾輟工。留滯年餘。今且返故山矣。舍親江蓀齋。駐節涇原。得與老年台共事。朝夕藉教。水乳之契。相得可知。固不俟弟爲作合。弟亦自(下缺)

與王某

(上缺)知不能已於言也。政事日新。推遷在即。偷得福曜惠臨南土。尚可一望清光。弟明年八十矣。白頭扶杖。猶能跂足以埃。回思十三年前。汾湖聚首。十七年前。青箱高會。昔歎色笑。宛然如前。舊游凋謝。一老僅存。相公篤孝思而益深。友誼凡屬同人。爭相嗟歎。不獨一老感泣也。別論自當遼悉。偷邀鈞惠。明歲得成此書。俾數十年心血。得以流傳。即死且不朽。豈區區尋常解贈之讀得。以此隆謨。謹九叩以謝。束裝息迫。隨行踵叩。面頰不既。

與王忍亭

去歲敝鄉張敦老入都。附寄一函。託其令耶由臣轉達。至今不得由臣報章。不知此書曾入掌記否。一別十三載。或老世翁竟忘却此老耶。草野疏賤。本自使人易忘耳。今夏以鈔拙集入城。晤程太常令耶松皋。是伯兄相國年家子也。言侍坐之餘。時蒙

牽尋舊感。讀青箱遺稿。追憶時音。不禁泫然。又載據序於前。是時時據鞍索筆所成。殊慚草率。中有何時白髮之叟。重上青箱之堂。等語。叟字作翁字。失叶平仄。應是忙中落筆錯耳。希為改正之。弟今年七十五矣。餘生有限。後會無期。一生心血。惟存著述數種。向者易學。蒙太翁先生。既鈔存鄒架。初擬致中州藩臺。為之授梓。因弟過歸。托徐方老止之。今其書為敝鄉常事。取去梓與不梓。尚未可知。而弟此外尚有詩學莊嚴。合諸雜著。其詩文未刻稿甚多。不趁喘息。尙存故人。當路為之。流布委諸破麓。鹿留。酒。語。寧不惜乎。藩台儼然開府武林。梓人輻輳。事等吹灰。相國尙有前言在。意中乎。但得一種傳。足以不朽。惟世翁宴閒之暇。偶一及之。未敢以野人妄相干瀆。潤州公祖。曾為致鄒私。否把手嬉笑。如昨日。寧以貴而忘之。明春俟文衡試事畢。謁謝江陰。取道京口。便趨鈴閣。知不拒之門外也。因舍親方絳長之。便輒附數行。絳長為密之先生家孫。久客都門。時可晤言。倘有德音付寄。即可至也。懇切懇切。

與王子喜

田間尺牘 卷一

六

虎邱聚首。大暢客懷。別後因拙集告成。百費全集。展布無從。苦甚苦甚。故鄉荒旱。頻仍家訊促歸。此中梓費不給。未免多有稱貸。豈能逃責而去。以是羈滯至今。又見吳江楓落矣。準擬望後理棹。東海相公。復欲約至玉峰。為數日之聚。大約不出月內。當從老祖台踐金焦之約也。晤之在即。不多及。

與韓元少

乍寒益動歸思。望後往玉峰。別果立二公。返棹即趨洞庭。與健翁言別。所許大札數。頓乘暇一揮。即覓紙奉上。狄立人文序。留案頭轉致之。有小文冊。為健翁初度用。尊處有熟健筆。幸賜用為荷。懇懇。

與任克家

都門分袂。遂踰一紀。契闊之懷。可勝絮語。而台兄官履益佳。治益益著。弟雖落拓。方外亦復久。祝人問。彼此相念。良足慰也。向吳燕公入三河幕時。記致數函。臨行事道奉寄一書。莫中鄙悃。前歲楊嘉樹赴燕臺之招。取道貴治。託其面致寸函。併有寄懷詩奉正。乃嘉樹忽由白門改從東路。又致浮沈。鬱積如何。伏處窮鄉。見聞都廢。頃知

治行第一。業應趨。而弟頗作磁州夢也。再此。此風物清美。歷歷目中。但去東特遠。為台兄計。以避故人其妙。恐惟能避老友耳。近來人情。不怕故入天上也。即今年七十四矣。遊興已倦。衰殘困頓。不堪為知。道江都閉戶。劃定生平。未刻詩文。遂盈數尺。授梓無期。但得備書人。資其筆墨。襲抄一清。木藏之秘笈。足矣。然即此亦無力能辦。台兄其有意存之否。昔都門臨別。不忘老友之語。至今猶銘戡五中。計不過費閣下一擊之響。而能留故人。數十年之心血。諒所樂為。家報中便致此意。於諸昆仲。亦不難達也。如何如何。鎮江錢左車。為弟宗姪。係開少兄長君也。開少詩文。想所熟知。舍姪本京口名士。賣藥汴城。其術甚精。名振大河南北。豪傑而君子也。倘閣下車騎入汴。往過其處。足悉弟近況。亦得一方好友也。便附數行。託寄。倘不吝好音。希於家中示我。

與左霜鶴

春光又去三之二矣。想讀書課孫之暇。別無一事榮懷。老年樂志。惟四兄一人而已。弟不能閉戶而能塞耳。於追呼啼號中。了得莊屈。合話一書。自謂能發前人所未發。

田間尺牘 卷一

七

因小兒久病。無人脫稿。末由寄覽也。悵悵。此書成。復思究心岐黃之術。無事討事。做莊子所謂以窮年也不知何時入城。看新笋出土為樂。念之念之。

又

春盡。莊屈告成。喜不自禁。即日為浮山之遊。謂從此當捐棄筆硯。放浪山水矣。到山又有不得不不應之請。歸來又為搜索枯腸。此價何時是了也。前佳茗之惠。投以所嗜。感甚感甚。小介云。茶盡仍需還。未聞有贈珠還。積者。真不可得矣。晤孫威公。為致意。楚書曾為寄去否。信天翁不動脚。只望天上落下一塊肉。到口可發一笑。

與扶升姪

居家悶甚。擬由浮渡取道錢家橋。緩轡入城。正是桃花爛熳時也。惟無策可策。兼以舊秋有約。未蒙兄邀。雖屬漫遊。未免有攢轡之嫌。故行行且止耳。莊屈合話。尙是草本。兒子久病未愈。無人脫稿。不便寄覽。冀千谷想念。前聞諸戚公。復承玉叔傳致。當不誣也。權關阻客。行李甚艱。舟楫之資。莫知所出。亦徒荷口惠耳。耕壺覽。唯有大嚼竹葉。亭醉飽之餘。打油詩一首奉祝。他無可將也。聞新置一龍。欣喜欣喜。而姪婦

賢聲遠播。合門稱誦。尤可喜也。

與方田伯

突聞回祿之變。惘然累日。百年故居。一旦焦土。吾輩東髮游。庭前階下。唱和如昨。忽罹此厄。能無泣然。知世兄所居獨全。然北堂受驚不小。伏望善為安慰。累世藏書。聞屬位兄者。盡燬。索伯恐亦未免零殘。年來著作無恙否。念之痛惜。便羽附致。鄙私希為道及。

與李屹瞻

江邨春雨。小酌論文。諸謔遞作。中夜讌。雖羈人不得志之所為。亦吾黨生平聚首之樂事也。別後惘然如失。隨聞鼓棹西上。默然自傷。弟老矣。不知後會尙有期否。莊屈合話。到家始能脫稿。頗覺發前人所未發。其書可二百餘頁。猶欲更加改竄。尙未錄清也。弟亦從此捐棄筆硯。少留心。以盡餘年。平生著作。錢盈三尺。錄清且難。況剖剴乎。惟言之知己之前。使海內人知田間。腐草中尙有此一點孤螢。未出現也。言之浩歎。窮乏已極。勢不能不為楚遊。侯小兒試事竣。待行有人。方得首途。畏權關瑣。

田間尺牘

卷一

八

屑。將遠陸行。但與馬之費。倍於舟楫。計皆出於稱貸。尙未有門。言志而已。為語藩介丘。偷來時。當暫停其客舍。以俟寬廬。如何。此公屢有口訊相念。弟凡兩寄書。皆無報章。弟之扶老力疾而來。誠萬不得已也。有友人往晤。先以此意聞之。

又

平生至友。歡聚旬餘。吟詠之暇。諸謔雜出。同心之言。可謂極暢。返舍各有所失。念孤舟遠邁。後會難期。其何以爲心乎。臨當長發。尙望寄示一音。白松歌另書小幘。以便入郵函。其中少加點竄。較更疏通。總非行歌本色也。如何。

與某

去秋別後。半月始返江邨。今春了得莊屈合話。此十數年盤紆胸中之物。幸已脫稿。頗覺發前人所未發。衰病出門甚難。何時得向先生前。剪燭把杯。相與快論也。生平詩文。未刻稿。卷帙其繁。錄清且難。況剴乎。頭白汗青。昔人所歎。弟亦從此捐棄筆硯。看山默坐而已。幸爲留心以俟機緣。或可且暮遇之也。便羽附佈。統爲心灼。

與張夢敦

秋風分袂。雖未追送北關。黯然之情。較索彌甚。老懷固如此也。別後講罷。返江邨。又完一孫女之嫁。窮愁萬狀。不言可知。弟老矣。遠遊無地。除講經賣文外。別無生計。此豈常局耶。言之慨然。舍姪光燮。頃以廷試入都。素蒙先生獎借。順風之吹。知所不惜。倘得一席餽口。肄業成均。造育之德。感戴何如。健老方老。皆有數行奉託。更借齒牙爲重耳。所附諸函。曾付長公。一一分致否。急欲得王忍亭載答。幸取付郵筒寄我。

與王子喜

獻歲新禧。盈庭安吉。江天在望。額手遙慶。去秋造席。忽忽僅得一面。金焦之約。徒有夢游。所託寄都門諸刻。並候相公一啓。不知已俱轉達否。因此啓書札潦草。欲取回重錄。爲閣人堅阻。不得入署。悵然而失。嗣移丹江口。欲就祖台話別。又爲榜人所紿。竟揚帆渡江。而北。望見車騎在岸。無由離楫握手。大是恨事。弟到家便病。年中啼飢號寒。及家人交謫之聲。嗷嗷不休。以此益增其老。春雪經旬。惟有擁被堅臥耳。頃小兒有事於吳。特命叩謁。面悉近狀。惟進而教之。弟已八十。後此歲月有限。平生故人。應所垂念。老祖台宦癯如冰。豈敢忘思解贈。尙承許以郡試列荐。不致臨時有虛風。

田間尺牘

卷一

九

諾。便拜大惠也。楊公祖情誼殷殷。面約毋忘。見時爲致謝。並及。

與韓慕廬

去冬江天凍合時。使者道命急返。不知曾到家度歲否。貧家不能多贈舟資。深以爲念。今春風雪擁戶。衰疾轉增。惟有絮帽蒙頭。經旬堅臥。遙憶軒中有嶠如髮。有燭如檠。酒伴吟朋。觥籌交錯。豈知外間尙有寒威乎。念之神往。未免東向一買勇也。歲杪有人自吳門回。健翁傳語。立翁病狀。爲皇皇不寧者累日。即擬力疾冒寒。扁舟趨省。惟精神大不如前。未能強出。專遣小兒前來。代中下悃。並叩先生面。悉近狀。惟進而教之。劉孝子傳。遵命草上。諸大篇寫事已盡。不過依樣葫蘆。未能別出機杼也。就中避地情事。從穀似兩詩中得之。輒爲補出。諒非謬耳。爲致劉年翁。老乞先生改正數行。爲荷。

與蔡九霞

花溪留滯。兩度清秋。幸近子雲之居。樂數晨夕。雖未獲時時過從。而密邇同氣。便覺羈客不孤。重以酒盞盤餐。頻煩厭厭。尋在臭味。未敢以口腹鳴謝也。銘戢銘戢。別來。

惘惘如失。惟尾顏。色時見夢中。生平不耐俗累。入門便病。老態具見。不知後會尙有期否。愚囊公全集。未蒙見賜。欲借爲一序。於拙集中。不可少此一題也。見付爲荷。

與汪異三

花溪校書。將及兩載。賴年世兄與奉世。晨夕周旋。忘羈旅之苦。獲朋友之樂。欣慰如何。道義之重。等諸骨肉。古人所稱。在今亦罕見其儔也。西山之游。與光福寺看花。有詩合集。以紀勝事。爾時人事。雖到。家苦趣種種。未能屬筆。病中時展佳篇於案上。冀一效顰。得句當續寄也。久不作詩。小兒臨行。忽出紙索書奉贈。及奉世兄。就案上雜稿。錄呈兩首。皆與東海昆仲作。未免雷同。且書法不佳。秘之勿以示人爲妙。近況詳奉世札中不贅。去秋因刷印無資。携歸拙刻甚少。此書頗爲江上盛傳。求者無以應之。不知別後。坊人有問津者否。小兒有事玉峰。亦便謀此事。惟世兄與酌之。照例隨宜。不圖獲利。且多分書以應所知之乞。如何如何。錯字尙多。已一一改正。召梓人修補印行。爲囑小兒來。一切指示之。夏秋間。賤體稍健。尙能東來握手。亦可知窮鄉不毛。莫將一念。惡甚惡甚。鑒念不一。

田間尺牘

卷一

十

與姜奉世

久客吳門。承世兄朝夕過從。忘其羈旅。通家古道。近代所無。世兄出自至性。直令疏野之人。形迹俱妄耳。惟是以口腹見累。頗損清操。貧家留客。豐儉隨時。若過費盤餐。恐所入不敷所出。其何以爲繼乎。竊爲執事慮之。歲杪勞在茲。兄回吳一行。奉寄併寄道積。想俱到。略悉客途情事矣。僕到家便病。有田數畝。早早晚晚。連歲顆粒不收。待哺四十餘口。升合零雜。舊冬竟無以度歲。舍姪孫菽豢。亦同此苦也。又負人之物。半以田抵。田既不收。又須買稻賠租。歸贖寧有期乎。以此追呼交謫之聲。耳根如沸。祇日增其病。今老態亦具見矣。聞徐立老恙未愈。中心懸挂。衰病不能遠涉。特遣小兒代候。倘五月江平。賤體稍健。尙須一親來也。比公於我。情有獨至。義不容已耳。道積命卒。藏山閣之刻。今已始事矣。相見時爲致謝萬一時事。如此交游。當慎比語。尤爲東海一門。斂有言。未敢盡也。徐侯齋近狀如何。都孫知覺益進。欣慰欣望。藏山閣乞序。能爲拈筆否。但得數百字。略述末末。以介於端足矣。書固未能行世也。唐鑄老已得幕席否。非此席何以爲生。念之念之。練勤能者。勇於有事。到敝鄉一無所事。未

免皇皇。頃隨小兒來。亦即令交還故主。想亦需左右使令也。馬先生在館。致意致意。勉伸尊恙。當已大愈。學在遠游之興。近狀如何。均爲致拳拳。併謝旅中擾擾也。嘉初學當日進。莫將一念奈何。

田間尺牘

卷一

十

田間尺牘卷一終

田間尺牘卷二

桐城錢秉鐙飲光著

龍溪居士校刊

與王安節

雨中分袂。孤蓬獨往。過蕪湖。以舟中有酒六瓶。爲關吏所稽。留滯五日。困苦可知。獻歲新禧。惟發華大利市。是望。如何。子介數過語否。拙刻付坊間。何法得推行。昔聞畫言。辛實畫自用重價購之。未審同人中有行此法者否。一笑。一笑。千金方望以見寄。已乞諸券仲許我矣。又及。

與潘括蒼

留滯花溪。將及兩載。賴世兄晨夕周旋。天涯骨肉。頓忘羈旅之苦。但屢以口腹累首。稽顙未免不安耳。到家即病。苦趣種種。又彬來當悉之。又彬行時。僕適過白鹿山莊。相距僅二千里。不遺一字相聞。僕到家之刻。即其發棹之刻。忽忽若此。深可怪也。數接尊公手訊。意興頗佳。僕老病相尋。咫尺山城。未能覓一晤語爲恨。頃小兒來。無一定處所。令往來於奉世異之及世兄齋頭。想不厭耶。一切期指示商酌之。爲妙。

田間尺牘卷二

與查夏重

秋風不競。同人大半落落。未免惆悵。然僕所望於世兄與世兄所以自命者。正不在此。耳。德尹應已南還。共聚東山也。念之念之。承致書敝邑令君。小兒面呈。略叙神交數語。僕既未往謁。彼亦竟相忘也。令君見者。但恐渾厚特甚。爲胥吏所用。洎任以來。屢經上官切責。豈幕中未得其人耶。世外野老。理亂久付不聞。念係世兄至戚。輒用關切。家報中須屬其認真。敝邑固未易治也。士紳之間。交接當慎。禮法宜微。有分別。毋爲不肖者所狎。而爲賢者所疏也。如何。如何。小兒到山。候東海先生起居。幸念通家。勿惜教誨。亦欲來効抄寫之勞。此時尙未暇也。便候不多叙。

與徐万虎

去秋教老人。都便致一械。知先生垂念故人。所有鄙私。應不漠然置之也。茲以舍姪光慶廷對之便。輒附數行。舍姪可有過人之資。於敝邑薄有聲稱。門祚式微。不獲一第。今始循資入貢。且將肄業成均。以竣鄉試。才華學望。不敢上比先生。至於擅長藝苑。永園場屋。亦畧髣髴先生。未遇時也。今幸在弟子之列。足慰其仰止依歸之案。倘

蒙推分通家。細加指教。時雨之化。自當蒸變日新。不負提命耳。大司成當代大師。亦知田間有遺老否。併藉鼎力。轉致微忱。舍姪帖括之外。頗多雜著。文筆之敏速。腹笥之該博。先生試自知之。固不敢以所私先容也。但苦一貧徹骨。旅食維艱。知交中乞廣爲掄揚。西席幕賓。足以給其朝夕。長得奉教左右。造育之德。合門以之。懇切懇切。弟子去冬窮愁之中。又了得莊屈合話一書。此書屬稿數年。今始卒業。自謂無復疑義。詩文未刻稿。刪定之餘。卷帙尙逾尺許。合之詩文易學。生平心血盡在此矣。向蒙司農許爲流布。至今未見施行。然豈司農一人責耶。先生宜與諸知己爲分任之。南來當事。各任一種。似亦非難。弟今年七十五矣。將更何俟耶。惟留意萬萬。嚴方貽房與公。併以此意致之。方老曾致一函。未達耶。與老未及作字。有白松歌付李屹瞻。乞郵寄。併爲道及王忍亭相晤。言及去秋有書。目下欲往京口。專候先生及忍亭書至。再賁池趙父母。向蒙枉顧。未獲親炙。所治僅隔一水。乞數行介之。

與程非二

昔憶握手論心。有如夢寐。二十年來。再接手教。良誨殷殷。知故人其不忘我也。屢有

田間尺牘卷二

報書。道阻莫致。每遇貴鄉同人。輒託爲轉達鄙悃。吾輩俱老矣。不知此生尙能促坐剪燈。述天寶間遺事否。曾荷扇頭佳句。知老夫游興未倦。勉以戲影江邨。知已愛我之深。感激無已。弟之游。其始非以謀食。實以遠害。故自署爲客隱集。此中苦心。其去市隱無幾。不意垂老。乃復爲謀食之計。有五孫五曾孫。長者皆已婚嫁。幼者就塾讀書。衣食膏火。皆須此白頭一翁。而弟復半生汗漫。不諳生產。游裝既返。有洗有漬。牛馬力盡。枯井難填。既無管幼。安之堅忍。又無陶元亮之曠懷。每一出門。自念平生輒爲汗下。因憶故人。曾以道義相規。不自覺其言之縷縷也。今年七十六矣。黃山之興。老去未衰。然亦託之夢想矣。因汪扶辰兄之便。輒附數行。扶兄詩篇。諸體畢妙。近代作家。不得不以相推也。又復。

寄龔千谷

弟以衰殘遺老。不合時宜。而管履之情殷。有逾常格。固知先生之不忘舊好。實不忘先端毅也。此豈時輩所知。亦豈足與時輩道哉。惟吾兩人默契而已。別後數日。抵關於便郵中。附致數行。六月盡。舍姪有金斗之行。又作數行。託叔損兄附入家報。以期

必達。此云六郎帶回。頃在白門晤展冲。言付屬會使者。此恐未必達矣。歸舟載米。幸不虧本。就中情弊。已悉前札。此行可稱壯游。而耗星坐財帛宮。舊債未償。新負百出。牛馬力竭。枯井難填。真可歎也。兒輩場事已畢。即買棹江陰。謁謝李醒齋。將便過玉峰。一晤果亭。因健老春間有約入都。弟老矣。不勝駭馬之勞。故往商之。頃因新安方望子之便。輒附起居。望子與弟交甚久。篤行君子而好學者。昔年在燕時。過齊兄省。與先生識面屢矣。足跡半天下。今復爲漢上之游。漢上買人。多其宗戚。思得望兄顏色。故敢爲之介紹。但得推分加之禮貌。使買人子刮目相待。足矣。絕無干請也。惟留意萬萬。近狀可略悉之。望子束裝。忽忽倚席。草率希鑒。

與張壽民

世外陳人。萍蹤汗漫。荷世翁故舊情殷。周旋逾格。館餐服御。殷勤無已。小兒既微。惡得以早還。老夫臨行。復蒙解贈。種種高誼。具悉之樂。令以致感激之私。憶使者至。敵厲正。值舟子告增關稅。莫償俗緒。交逼未暇。報章老人福。歸不耐世事。過此登舟。後回首雲天。感故人之大德。念會合之難期。爲沾洒久之。以五月初旬抵家。米價頓減。

田間尺牘 卷二

幸不虧本。足矣。令岳從都門遠領清俸。銜戢如何。頃于白下晤師魯道植。知合門安吉。爲慰。今因新安方望子漢上之便。輒附起居。不多及。

與陶誕仙

弟與先生。聞聲想思。一見投分。盛暑之月。猥承開樽快論。爽氣襲人。如坐護謨松風下。肺腑俱沁也。別後即送兒輩觀塲。到白下。便過江上。又承文衡後命。扁舟再往。凡留滯月餘。竟以衰病蹢躅。未上君山。爲恨。晤貴邑同人。殷勤問訊。高風俠氣。異口合詞。禮翔九弟舊交也。貧而好客。類以口腹相累。莫効寸忱。奈何奈何。小兒先面託寄一函。應達掌記。更有一函。併劉令親家報。總付舍姪轉寄。此子尙滯貴池。日暮返里。即面奉。上弟春間未回時。崑山致書有都門之約。今更承文衡德。思代爲束裝。且因舍姪孫公車之便。擬與同載北去。衰年遠道。歲晚天寒。行裝蕭索。資斧缺如。敝邑諸友相邀結伴。業已戒期。告急無門。徒有仰屋。先生其何以策我。昨暮入市。知文衡駕在此。因胃寒小恙。艱於步履。特命小兒叩謁。幸進而教之。少健即圖造席也。

與查某

客都門八閱月。荷諸君子不棄老耄。往還唱和。欣慰如何。如文采氣誼。極一時之盛。而真情爽致。古道照人。不得不推世兄領袖也。學在通家。尤深依戀。陸老老知己到家無恙。夏重魯兄再入都否。朱晦人臨別。約到皖查事。聞撫軍訊其游踪。頗深相念。正不知何時到皖也。京華春集。一時盛舉。竟中廢。當時分題而詩不齊。齊而不付梓。未免可惜。舍姪歐訪來。合志重興。無令異日者爲齒冷也。如何如何。佳稿屬題數語。真一令語。皆以見委。此萬不容已之文字。稿藏腹中久矣。俟到吳門撰上。即欲入集也。竹垞日下舊聞。其書略未寓目。何以屬筆。便以數卷寄玉峰。覽其大概。方可作序。拙集中亦不可少此一篇序也。致之致之。荆山璧山。近況當益佳勝。同集諸子。在都下者幾人。凡夫已陞遷耶。統爲致念。臥疾月餘。今始握管。手戰不多及。

與張敦復

三春間。因敝宗禹銘入都之便。附候一函。以拙刻詩學呈教。併真定公所賜二函。託爲璧還。知俱達左右。七月間。始聞公膺宗伯之命。且暮接席。爲鄉國光。可勝慶快。但賜金園新陰相待。又遲數年矣。聞仍兼掌院。勤勞未減。如何如何。念之弟爲刻書事。

田間尺牘 卷二

四

久滯吳門。今始告竣。月內已理歸棹。明年八十矣。從此戢影江鄉。絕迹遠去城市。不知先生聚首尙有期否。弟寓花溪久。值東海昆季相繼返里。在弟甚懷所懷。而在世局。甚可怪也。兩公於先生。可稱莫逆。頃者風波。殊出意外。海內有心者。莫不憂虞憤怒。所關於世道。恐不小也。健老屏迹包山。畢志纂修。寢食俱忘。固已絕口世事矣。立老到家。蕭然資用窘絕。過關時。爲關吏發篋。搜檢囊底。一無所有。此從來大臣未有之陋。然亦可藉以發明其素履矣。與弟樂數晨夕。每言及先生。古道照人。人品心術。學問文章。皆爲當今第一。且於彼昆仲。事事關切。感不可言。先生實心爲人。不令人知。弟所深悉也。彼亦深悉之。每言及至。於歎歎流涕。由至誠足以感人也。弟與東海游處。向猶未深知底蘊。今久在吳中。益悉其居家孝友嫻睦。可爲家法。至其子弟之賢。循謹守禮。謙虛下士。近世罕見。而反遭奇譏。是非倒置。匪夷所思。今事已往。不必抱悶。已惟是東海之居心行事。一切從厚。不媿古人。弟窺其於國家之間。君父之事。無不實實盡心。使此人歸田。先生諸賢在朝。毋乃自覺少孤乎。知爲世道人心計者。自當力持正論。挽回時局也。先生在帝左右。凡百輅旋。自非外人所聞。草野衰老。無

關時事杞憂瘳。不覺鏡舌及之。

與韓慕廬

比在花溪樂數晨夕。不覺一載有半。每聚首忘形。語從肺腑。禮無世法。朋友之樂。於斯極矣。忽焉別去。何以爲懷。雪後奇寒。門人輩擁爐談笑。忽有瑤函從天而降。知故人相念。屬有同心。驚喜無似。前惠佳篇。沈鬱頓挫。韓柳遺音。什襲藏之。珍爲世寶。乃猶未嫌於意。更加改潤。不憚數千里。冰江雪浪中。遣使相易。可謂一痴。要亦是佳話也。捧讀新篇。益臻純粹。知先生精研此道。不肯一字苟就。如此。然第既獲奇珍。復據原璧。兩不忍捨。因來論切。割愛奉還。徒有惋惜而已。聞新令給假者。盡促還朝。恐東山之臥。亦未能堅。不知弟與先生。此生尙有握手之期否。言之惘惘。健翁進呈山左志。曾奉優旨。念之。弟到家即病。至今未愈。敝里連歲荒歉。弟家則粒米不收。合門四十餘口。嗷嗷待哺。梨棗之役。豈有餘資。入門即糶。何以救赤耶。犬馬之辰。當從一二老比丘。謝客窮山。弟意即欲從此長往。以謝子孫。不能八十尙役。役爲其牛馬也。且將何所之乎。東海公云。爾時遣使見存。敝居荒陋。使者所見。此萬不敢當。

田間尺牘 卷二

五

且已早出矣。先生晤時。爲我確辭之。燈後。遣小兒來候起居。併面謝也。包山之約。亦在夢寐。我輩行止。未能自定。一聽機緣耳。劉兄所乞尊先公傳。春煖即屬草。弟近日精力已衰。文思大減。但如此紀行。不敢不力疾爲之。決不負也。丹霞近狀如何。亦念老人耶。過蕪關有酒六盞。關吏羈留納稅。口號五首。其一云。舟過蕪關不放行。爲貪餘酒阻歸程。多情轉怪韓元少。此是承君送酒情。因贈酒在數書之以供一笑。東海先生昆仲喬梓處。欲呵凍作書。因使者促回。挑燈作客。不能及矣。希致意焉。使者苦寒遠涉。貧家多慢。愧甚愧甚。方靈皋承獎許。感激感激。爲轉致盛心。

與林廣文

春間率爾造席。一見傾倒。半日坐春風中。不知其心醉也。嗣小兒趨付函丈。附拙刻請正。小兒深荷提命。誼均骨肉。感激無已。頃小孫復辱在門牆之末。兩世師承。自慚桃李。惟以得露化雨爲慶耳。弟因都下諸公。爲梓拙稿午後。即發吳門之棹。擬以小孫相從。司校訂之事。恐送學大典在即。未敢自外。特留侯送學畢。即乞先生予假東來。且旅次衰老。似不可無人在側。秋末冬初。便令返棹。趨候門下也。先生篤念氣誼。

應不悛破格見允。倚絃草率。惟鑒不一。

與某

鄂渚邂逅。僅得促膝一談。而風裁碩論。頓爲心折。固知爲當代偉人。非徒以聲名震世已也。丁卯歲盡。爲友人招入都門。老年翁政聲永播。洋溢燕臺。弟得之當事之口。不勝欣慰。節鉞之推。應在日曉。與情共屬。不啻同人期望也。比知文房奉候。欲附數行起居。併寄拙集。以踐昔言。而文房行時。未及相聞。鄙私未達。鬱鬱至今。去年秋九月。始遂伴南還。又未能單車迂道。奉叩鈴閣。弟老矣。何時再得一握手耶。頃因都下諸公。爲刻拙稿於吳門。親自校讐。恐非旦夕可畢。年近八旬。役役無已。良可浩歎。家表姪童。釋公之便。輒託省候。亦未知老年翁尙記有田間老翁否。耶。釋公爲觀察公故人。古君子也。亦欲藉便請見。以慰宿懷。惟老年翁稍加意焉。足令游子生色。感哉。何如拙刻附覽草草。

與查某

昨早趁韓慕廬回舟遽去。不及晤別。僕老矣。不知後會尙有期否。言之惘然。倘精力

田間尺牘 卷二

六

未衰。明年夏秋間。或能鼓西山之興。亦未可知。拙詩一本。補上。扇頭詩句甚工。未有馳書棕陽令語。能使附本人帶去否。孫曾考事。能得前列。爲院試地。便是大惠。孫曾輩皆能捉筆聽考。于數甫踰十齡。文有奇思。當事能物色之。不負所拔也。

與袁士旦

弟以昨暮抵關。擬過關後奉晤。乃有酒數罇。一路飲剩者。爲關役稽留上稅。計所費不過數分。淹阻歸舟。未知何日始去。八十老翁。一生湖海。不意今日爲斗酒累可發一笑。兄能過舟一談否。倘未能即行。當携手過雲亭也。

與余佐廬

不奉台願。於今三載。依戀之私。何時能釋。都門別時。承台命諄切。未敢追送河干。陳仲變自舟次還。悉知公懷其曠爲慰。嗣附一函。託仲變郵致左右。應已達覽。是年秋盡返里。謁敝鄉撫軍楊公祖。一見。即道我公臨別相託之語。世外老狂。承公達人推獎。何以克堪。知已誼深。惟有感泣。比擬急趨白門。申疇昔卜鄰秦淮之約。緣晚池兩守。面承撫軍之命。小措刻資。坐此稽遲。謬思有濟。乃使節甫移。吏情已變。涓滴莫邀。

空擲時日。至次年五月。始能拮据東下。思一晤我公。面請教言。即載書入吳。從事剗劇也。舟泊南關。即日蓬門。便期促膝。不料閣者堅拒。不傳。屢造屢阻。隨泐數行置懷袖中。遇一少操吳語者。因付此書。不知曾入掌記否。徬徨數日。舟小暑酷。遂乘風東去。此後有聞。惟咄咄書空作怪事而已。夏秋之間。正謀買舟省候。忽聞駕已旋楚。悵然中止。已知秋後始發。爲此一阻。聚首無期。相去益遠。何處得鱗羽之便。竟寄一行郵意。亦欲速了。刻事脫身西上。晨夕晤言。區區之懷。固非筆墨可罄也。乃都門諸老所致諸富事書。應者漠然。以致梨棗久羅。拙集六種。僅刻其五。費且不給。更加刪削。延至去冬。將草草以告成事。冬半言旋。值里中兩歲奇數。合室歡噉。入門出門。固難率爾。纔覓小艇於季冬。將溯流西上。度歲寒溪。知公賓閣中。亦樂得白頭老友。圍爐共話也。何意奇寒積冷。累旬不開。至新春又復雪深數尺。衰年遠道。未免意沮。本志莫遂。留侯春杪。遙憶我公。目小久無故人。諷字必訝其何以久疏。至僕亦久不悉公起居。情無能已。特遣小仆冒雪前來問訊。並疊刻過五種奉教。此皆台意。案所欲成就者。即令授梓。猶是齒牙之餘惠也。僕今年八十矣。衰憊已甚。歲月無幾。此生寧遂不一握手耶。春夏間。倘賤體猶健。布帆安穩。少酬此志。否則亦令小兒叩床下。代申鄙懷也。呵凍挑燈。情長楮短。鑒之。

與黃岡縣正堂

比在花溪。時接笑語。乃聞鶴首西上。未獲趨送。晤宮聲。知在官舍。起居調適。爲慰。愚以去秋八月。刻事始竣。因梓費不給。所有六種。僅成其五。冬初返里。風雪擁戶。遙睇黃州景物。無由溯流一聽。大令琴聲。枕被連宵。共作西堂之夢也。頃因小仆有事於楚。便道附候。拙刻未及呈教。春夏之交。小兒或有江漢之行。當遣拜床下。奉教長公。併以諸刻呈正。率爾數行。唯鑒萬一。

與潘木厓

春雪連旬。終日擁爐不出。甫出而手教適至。過歸與趙生有言。則已早發矣。吳下諸故人。未附一字。可怪也。拙集本不宜刪。刪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刪。以此自悔。蒙獎許。媿甚。媿甚。周大生約以二十三日。到時恐刻資已盡。惟望東來兄設法濟我。勿悞乞轉致之。

與石漢昭

春雪淹旬。終日擁衾堅臥。甚矣吾衰也。遙念龍眠。山色水聲。惟有夢游耳。往來傳君家孝友足法。且知令弟敏辨老成。兼精舉子業。甚可喜也。

與扶姪

積雪凝凍。十數年未有之奇寒。老人絮帽蒙頭。不窺門外一步。衰態可知。吾姪近況如何。新年佳句幾篇。僕於此事。行將廢矣。抑之兄老健如故。否。併問。便候不多及。

與某

拙稿草率付梓。專欲就正。有以教我。乃不蒙箴錘。而過加獎譽。非所望於老友也。佳句鏤鍊之工。增我形穢。古詩漢魏。近體純乎三唐。皆在氣韻間也。敬服敬服。即日返棹。未及諸別。倘神力未衰。後會或尙有期也。另一函併拙刻寄家湘靈。惟便致之。

與錢即九

旅食吳門。將及兩載。狼狽同氣之誼。多所關切。又數以口腹相累。盤餐過侈。未免重損清癯。以是取諸不安耳。敝里頗歲奇荒。顆粒不收。合室嗷嗷。待哺一老。僕入門便

與宋實穎

江城聚首。慰我數十年風雨之思。忽焉萍散。老年惜別。尤難爲情也。是冬即有都門之役。至夏五月。李醒齋閣學還朝。每退食相招。把杯談譚。未嘗不企想風流也。弟以宛平東海諸公高誼。爲梓拙集於去夏始事。今秋告成。羈滯吳門。兩易寒暑。有集六種。已刻其五。禍災災。抑已甚矣。春初從家訊中。得先生去年寄書。過蒙獎譽。殊不敢當。然出自知己中心之好。非時俗虛諛者可比。慚慙之餘。益以自信。感戴如何。大集久播國門。獨弟未獲展讀。能惠致老耄。令聞所未聞乎。弟所刻經解。有田間詩學。易學二種。又莊屈合話一稿。詩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承問及敢如數。以對諸君子。念其已老。留此一點心。庶其書不足存也。擬付一二種請教。特詣尊居。冀晤令郎。

面致。乃誤造貴同姓宅。相顧茫然。問知合門。皆侍養昭陽。室虛無人。悵惘而返。此亦老人昏瞶可笑一事矣。弟頃已買棹返里。刻板仍留吳中。弟明歲八十矣。偷精力未憊。尚可東來。奉書請教也。臨行託洪丹霞兄致此數字。不盡欲言。

與席元公

癸甲之際。於都門邸舍。獲奉顏色。未傾鄙懷。業已心醉醇醪矣。別來淹忽。將及念載。每晤元郎。問訊起居。佳勝爲慰。比來三過洞庭。準擬暢叙闊私。皆不相值。可勝悵惘。拙集託元郎轉呈記室。乃蒙慷慨遠存。兼荷腆脫。益深慚悚。即日返棹。未及訪戴虞山。殊乖夢寐。健老尙訂明春之約。偷精力未衰。扁舟乘興。與老翁圖晤。尙有期也。暫此鳴謝不一。

與葉見初

寅冬鄂渚。與尊公及世兄周旋月餘。得慰數年闊私。次年初夏返里。爲都門友人相邀北上。於同人座中。得尊公凶聞。驚悼欲絕。憶僕初訂交延津。一見莫逆。意氣文章。具有水乳之合。平生知己。實無幾人。十年後再見於大梁。以至丙寅鄂邸。重得聚首。

田間尺牘

卷二

九

蓋二十年來。談鋒三接。彼此交。意古道。交情於今。備見何意。遂長別耶。後世誰復相知。定吾文者。言之涕泗。僕今年八十矣。衰憊已甚。未能遠涉寒江。拊棺一哭。知墓有宿草矣。偶有小价道經貫里。特命叩廬候問。便申鄙情。偷春風帆利。衰疾堪扶。尙得重尋三徑。與世兄握手言悲也。遺稿甚多。曾付梓否。見示爲慰。

與家枚一

春間遣小价有楚江之役。便附一函。伏承手答。略悉起居。爲慰。秋來再過吳門。擬竣拙刻未竟之工。不意時局大變。亦竟不能竣也。東海近事。想所悉知。尙未知作何究竟耳。在吳與庸亭弟數相往還。見其身體大健。面色敷腴。較去年佳勝數倍。甚可喜也。種菊盈庭。時招故人。觴詠其下。與會可知。想聞之爲神往也。長公政事日新。旣黃接壤。誦聲載道。屬在宗好。能無眉舞。素未接見。不便造次通問。幸爲老人道關切之誼。屬望之深也。小兒偶過武昌。花封對岸。命其攜謁琴堂。一拜長者於床下。非有希望於安邑也。惟進而教之。拙刻詩文二種。分贈喬梓。因艱於刷印。不獲以全本各種請教爲歉。老人今年八十矣。心血日枯。筋力益憊。西堂風雨。時在夢中。不知聚首尙

有期否。念之惘然。挑燈率筆。不知所云。并長公希鑒一切不宣。

田間尺牘

卷二

十

田間尺牘卷二終

田間尺牘卷三

桐城錢秉鐙飲光著

與葉見初

龍溪居士校刊

春間小介回。接三世兄裁答。知大世兄已捷楚關。不勝慶快。擬即乘風踵躡。以竟先公未竟之緒。以慰老夫通家之望。何又暫息天池。乃竣搏扶搖而上耶。故人年已八十。青眼高歌。所望者尙有幾人。勉旃勉旃。拙集詩文二種。分之兩世兄。存之箭中。以識嚆昔唱和之雅誼。一展閱各省往事也。小兒與兩世兄曾相識。頃到貴縣。當有數日留。幸一切教誨之。客途照拂。知親同骨肉。不煩申囑耳。

與文行遠

辛酉八月。章門僧舍。若飲話別。至今已踰十載。江舍親翱翔仕途。去官亦未返里。過里亦未接面。以此世兄近况。音問杳然。三百里內故人。如在海外。甚可怪也。小兒偶有楚江之遊。道經潯陽。命其尋識舊居。恐仍在柴桑。留此數行附寄。知老人年已八十。尙不忘同志也。

田間尺牘 卷三

與姚綏仲

舊夏獲奉手教。甚感。秋間復往吳門。有慰弔之事。亦情不容已者。每遇北去人。輒欲寄訊。知已請假寧親。行且出都矣。大綱節目所在。聞者莫不以爲允當也。欣慰欣慰。世兄孝思天性。固故人所習知耳。冬底入城。專省尊公。氣貌如舊。但神智罔罔。不能識人。脾胃兩家甚旺。病在心病。是思慮憂恐所致。似非參附劑可愈。世兄到家。自當勿樂有喜也。近狀如何。便示慰我。亟欲握手一叙。惟一二年來。衰相具見。相去百里。與馬之勞。絕不能勝。俟水漲舟至。孔城力疾入城。當在四五月間。倘有事。黃華去。離里甚近。能就便枉過田間。種種欲得面悉也。窮村閉戶。耳目都廢。東海消息。至今杳然。何信周時時聚首否。甚念之。徐方虎尙在京耶。吳元朗。陶紫司。王令詒。諸同年。當已謁還。幸一一示我。

與潘木崖

今年奇熱。入秋尤甚。四威儀中。惟有坐臥。坐少臥多。自是老人常態。然惜無北牕可作羲皇夢也。苦趣苦趣。目下即欲遣价往吳門。有家訊幸付之。未知文宗校士何郡。

八月間。想轉科考牌矣。陳滌岑奄逝。老友益稀。可勝淒感。大匡或猶未至。特遣刺事。爲致鄙私。村中久不見繒紳錄。聞徐方虎已爲大司農。主鶴汀有會推曉撫之信。然否。乞示之。

與石漢昭

秋暑不解。坐臥無地。筆墨久廢。欲遣使吳門。亦不能作書也。苦趣苦趣。陳滌岑長逝。故人凋喪。可勝淒然。小介往。作一名刺與之。因筒無素柬。未便手書慰綏士也。乞致意。口中枯淡。城中有餅糕酥果之佳者。以一二味寄我何如。

與扶升侄

酷暑無地可逃避。惟有南牕高臥。臥多坐少。當是老態也。二刻集樣。且寄一覽。目下即遣价往吳門。元少序。當爲轉乞。滌岑奄逝。可勝淒感。城中老友無幾人矣。一刺遣。希致之。

與潘木崖

作字甫竟。陳官儀郵致手劄。爲小孫寸進助喜。知老友之關情也。此事殊出望外。蒙

田間尺牘 卷三

當事敦舊留心。不能不感知已之深耳。陳姚二老。相繼長逝。人過七十。朝夕不可知。正不論老健與衰頹也。可爲浩歎。小兒爲查重夏荐入九江幕中。課蒙。考後即去矣。市屋無人。令孫每至。不得晤。一茶未獻。念之惓惓。奈何。

與陳官儀

有詩寄遠人。置郵筒中去。欲得佳紙。高五寸。作烏絲格欄。須兩幅。一闊一狹。闊者可寫二首七律。狹者只一首耳。惟兄與大文爲我謀之。大文固善此事也。否則名箋足用者亦可。至囑。

與姚綏仲

突聞尊公之變。痛不可言。病勢知久不起。雖伏枕良苦。乃澹然長逝。終古不復相見。痛可言耶。僕於其髮燥時。即以國士相許。而尊公於詞壇競起。獨於僕有私好焉。吾鄉不足論。即四海相知。屈指豈有多人哉。暮年居里。正可聚首。一病一衰。咫尺隔絕。今已矣。談諸指顧。宛其猶在竹葉間也。痛痛。僕筋力益衰。多臥少坐。籬壁以外。跬步維艱。鞍馬之勞。久不能勝。用是不堪匍匐。惟有西望。龍眠。長懸淚眼耳。世兄得假早

歸親湯藥。啓手足。不致終天遺恨。此人不幸中之大幸事也。漳州訊去。往還恐須數月。成服之期。當在秋杪。爾時江湖夫落。孔城可到。尙想扶衰以前。終不能已此捐棺一哭也。兩弱弟呱呱可念。極知世兄友愛。併其母加意照顧。此亦慰九原之一端也。因舍姪入城。率佈哀私。天暑。孝思節慎。勿過毀爲禱。

與方受斯

汗漫之迹。少至里門。與世兄分袂。不記是何年也。自司錄以來。譽聞日至。每遇新安人士。極口誦揚。輒爲通家生色。午秋何屹瞻兄便。作一函奉寄。此兄後亦未來。鱗羽參差。無由致相思也。滯吳下兩載。刻成拙集六種。所費不貲。皆出故人仗助。紙價湧貴。印刷甚艱。僅以易學一種奉寄。聊識先世傳經之意云爾。往來傳廖父母吏治清操。當世無兩。不勝欽遲。聞係將樂籍。僕向年理延平時。迄今四十七年矣。計此公尙未生一時交好。零落已盡。今獨有餘不遠耳。不遠去年來遊。曾晤否。郡司馬屢致殷勤。僕今年八十一矣。豈能復作黃山之夢。敬以拙集詩稿一本。託爲轉呈。廖公致老人仰止之私。亦并州故卿之誼七。倪叔昭今年失館。遠求糊口於大阮。恐未必遂。望

田間尺牘

卷三

三

世兄多方周旋之。或介紹於廖公。云係僕肄業門人。借此與合邑士大夫往還。或有機緣。留意留意。拙稿須面呈。道僕近狀。偷意中有我。當更致書以世兄奉託也。便寄一言。冗次不文希鑒。

與魏州來

午秋別時。相期中秋後必過吳門。而今弟復委序令叔遺稿。此僕意中一事。令叔稿不可無我序。拙集中亦不可少此一篇序文也。相候久之。訊字杳然。令弟或不汲汲於此。固知世兄不能扁舟獨過也。東海書來。言流寓武塘。甚得同志諸子。樂數晨夕。承遠念老夫。感戴感戴。弟老病侵尋。古人所云年高衆病歸。不足爲怪。大抵中氣衰弱。心血枯耗。醫家謂須大補。非參不可。此物豈貧人所能辦乎。近來苦趣。與老俱增。不足爲故人道也。別時交讓甚甚。今且如何。念之。諸令姪及禹平皆在家園否。吾家孝起聞瀛。當時時聚首。同宗關切。自是一本。二子尤覺依依。聞瀛午秋入省。竟未一晤。吾老矣。不知尙有晤期否。方虞律係直之孫。密之姪孫也。肝胆意氣。酷似其祖。倘過武塘。謁東海君。世兄及諸子世交。乞多方周旋之。爲屬。

復倪叔昭
枕上得手札。知有新安之游。披衣起作一函寄方世兄。託彼介紹。以見當事。僕未能遽致書也。但令叔頗與格格。須開誠化解爲妙。令叔處亦不及附候。貴人善忘。胸中亦未必記得此老矣。一笑。爲致意。

復方受斯

倪叔昭回。得手訊。兼悉近況。爲慰。犬馬之齒。倏逾八十。念在昔游處。如同隔世。童叟之交。零落殆盡。如足下以孤穉相見。今且踰強仕。倏忽又四十餘年矣。令伯亦不相聞。但在湖南得其游況耳。回思往事。可勝淒感。世外陳人。尙蒙記憶。遠頒厚貺。古誼殷然。銘謝銘謝。前寄廖公一集。未達。頃更如台論。以全集五種寄呈。更煩執事裝訂。共作兩套。邊欄空紙。屬善書人楷書某集。大約文集作六本。詩集四本。詩學六本。易學四本。莊屈二本。近尙厚本。若吳門共作十六本。尤妙。但須分定。付裝書人。否則任意加減。以致錯誤。此大費世兄一片心血。亦不無小損首藉費耳。廖書閱畢。封去爲荷。斯公久知有筆墨之好。去歲在吳門。有致書爲僕地者。僕以衰憊不任遠涉。力

田間尺牘

卷三

四

辭之。今乃遠還耶。聞其嗜痴。以不獲一晤爲恨。見時乞致此意。余不遠自海陽重至。湖州買筆。行李蕭然。不能歸閩。可謂孟浪。僕來時。爲託太倉諸友。資其屢履。恐不能如前番矣。木門好友。一生官迹。皆天下絕險惡處。念之浩歎。叔昭貧乏如此。不能朝夕自給。走投乃叔。來往千里。未知銷穀之外。尙少有潤色否。此人近體詩頗堪應酬。諸當事或有所需。惟不惜齒牙借之。即海陽門人及諸相知。皆可推分也。留意留意。外詩一本補上。近日紙價既高。刷印甚難。板在吳門。不能多致諒之。

與倪越公

猶憶三十年前。秦淮夜雨。挑燈水閣。聽孫雨田倚檻吹簫。宛如昔夢。嗣於吳門張如三學舍。文旆至止。值弟且返廬。但見僊從先來。屬爲寄聲。圖一晤言。似未果也。今計亦已十餘年矣。師道日尊。譽聞益勝。拭目陞遷。區區百里花封。恐非意中事也。兼聞長公文聲大噪。副車騶駟。在旦暮間。木天一席。是君家舊物。固不難接武耳。欣羨欣羨。弟於廖父母。微有并州之誼。然未敢未同而言。接台諭。知其意中尙有陳人。趣通一函。併寄拙集數種。託方受斯爲定裝呈去。不敢以勞先生也。余不遠於去秋

九月又晤於吳門。游囊已盡。歸計茫然。弟來時。託太倉諸友爲之設法。濟其屏履。不知此時已抵歸城否。姪孤生自奮。世族中之傑出者。一貧至此。其能始終成就之。則在先生耳。覽其近體詩篇。不遜時輩。諸當事及相知中。倘有應酬。以之應命。或亦可稍爲潤色乎。弟年逼桑榆。游事已廢。生計蕭然。不能稍有扶助。每念艱苦。徒爲拊心耳。奈何奈何。拙稿板留吳下。兼以紙貴。不能多印。更以詩集一本奉教。早晚亦欲遣小价人吳刷印也。承遠頒徽墨青鎖。皆所急需。銘謝銘謝。叔昭行遠。勿勿裁復不一。

與休寧令寥明府

伏承老父母澄治以來。冰響仁聲。騰播江表。不獨黃海輿誦。謂爲百年來未有之慈父也。海陽人士。足迹徧天下。口碑布道。窮海內外。莫不歸依。所謂鶴鳴鼓鐘。誠有其實。不能辭其名耳。欣羨欣羨。第四十年前。曾遊貴鄉。嗣是凡三入閩。關。羈縻既久。遂有室家。迄今內外數十口。半屬閩人。視閩爲井州。視老父母猶鄉親也。欣慕之餘。竊欲附候。一致鄙忱。深愧無因。乃舍親方廣文。每有家訊。輒贊揚仁風。託其以拙刻奉

田間尺牘 卷三 五

教。頃舍親倪生叔昭回。言所寄未達。彙述老父母習知遺民。時爲齒及。方廣文亦以爲言。輒敢以拙刻全部呈覽。尙有一集。亦已授梓。皆在貴鄉與嶺南所作。未免略涉避諱。不便印行。俟更續寄。去秋九月。又晤余不遠於崑山。云自新安來。竊怪其不即返里。更事東游。詢知制筆湖州。約需筆價三十金。不知此老此生。何以尙思用三十金筆也。可謂曠士。然亦未免孟浪矣。行李蕭索。慷慨然。值弟理棹將發。且值東海多事之秋。莫効齒牙。少有仗助。不知已到家否。倘家報中有聞。便示以慰懸切。舍親倪方二廣文。俱叨覆育。感激之私。時形詠。方廣文之尊人。昔受業於弟。此其遺孤也。然然子立。厚重老成。生長世家。自甘淡泊。極荷老父母加意培植。乞推分時賜提命。卽弟親拜德矣。因倪舍親便附起居不恭。

與庸亭弟

咫尺高居。僅得再晤。筆墨之債。日來始了。薄暮欲一就談奉別。擬以初二日解維矣。與曹子青

花溪促膝。芝閣銜杯。彈指已是三年。先生年力益富。德業日新。若弟心血精神。如魚

減水。坐見其竭。大不如三年前矣。去秋過吳門。趨候。知旌節已入都門。僅晤葉同初兄。得悉起居爲慰。杜蒼略遂作古人。此皆素所屬望者。藥先朝露。平生故交。零落殆盡。可爲涕泗承命。以冊頁徵詩。數邑人士。久慕風誼。勇於請教。而詩多頁少。未能廣徵。然能詩者大半在此矣。疑此冊未必如此其短。或詩人書法不善。竊自裁去耳。其間有名搢祿者。係小兒名冠。若係小孫。名于施者。係曾孫。各勉賦一首。應命。以志通家之誼。弟老矣。與先生後會何期。此輩少壯。趨風有日。車笠相逢。陳述舊好。茲詩其張本也。因敝鄉方舍親虞律入吳。託其便叩台旌。面呈記室。虞律家世華胄。詩禮名家。其令尊有杯。久擅風雅。與虞律皆有詩。慕義久矣。惟先生進而教之。秋風乍寒。一切珍重。上祝臨楮依依。

與韓慕廬

春間小价回。得手教。具悉近況。爲慰。弟心神筋力。與日俱衰。未知此生尙能與先生握手談諧否。徐方老今年七十。擬爲文寄之。引別詩所云。老夫幸不死。猶能待子還。再飲韓子酒。再值清秋天。許我醉紅裙。此約今更愆。方老想不怪否。然世亦豈有此

田間尺牘 卷三 六

事。亦弟言之博一笑而已。弟近日喜臥。佛家稱行住坐臥四威儀。但有臥耳。坐久即亦不能堪矣。飯少喜煩食。間及甘餌。皆老態也。每飯遇心有事。或聽人說話。輒便在胸腹間。非不下胃腕也。于中隔塞。但有少氣自下轉。則割然而通。又大便艱澀不出。亦須氣轉升而始降。當是中氣衰。不能傳送耳。醫家皆云宜大補氣。補氣之物。談何容易。每餐一錢。實穀一石。足救弟一門四十餘口兩日之飢。其不能以老病一劑之補。換四十餘口兩日之飯。明矣。往年全收。足支半歲。連值荒旱。朝暮不保。合室嗷嗷待哺。於此老病一翁。其何以策。又諸曾孫日見長大。宜有室家。長者已踰二十。已入學矣。而尙未能婚。弟未六十。見曾孫。今八十一矣。未進高祖之稱。亦餘年中快事也。先生謂善飲酒是吉。不知飲時此事都忘否。古人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除非當見其醉耳。一笑一笑。此種惡趣。向人言。自嫌若有希觀。惟先生無可觀。仲紙任意。不覺其情事之縷縷而出也。果亭初度。一文爲壽。先生所喜聞者。暇時取一覽如何。初擬如期命小兒代祝。乃以訓蒙遠去。舍親方虞律。爲任此行。虞律世家子。爲密之姪孫。有才情意氣人也。久希名德。特叩門牆。惟進而教之。又舍姪訪仍。字扶升。